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二十回 呼延灼父子透重圍 美髯公良朋解險厄

卻說呼延灼打發家眷回到汝寧，連忙整頓鞍馬兵器，到酸棗門外取齊。各將官次第皆到，行伍整肅，等候總監梁方平啟行。不逾時，梁太監擺列儀仗執事，許多內官牙將，傳呼而至。各官向前呈上手本打恭。就吩咐放炮起馬，旌旗金鼓，絡繹不絕。馬上飛報說：「金兵將次渡河。」梁太監傳令火速趨行。到了黎陽，梁太監安營升帳，說道：「邊報緊急，有五處極衝隘口，當曉夜防備。今撥爾等十員將分為五營，各領四千兵，奮力同守。有功者升賞，失機者連坐。」呼延灼卻派在楊劉村，是第一要緊去處，與汪豹合營同守。領了將令，遂與汪豹統兵來到楊劉村。正是黃河岸口，四野蕭條，人民逃散。擇地形下了寨柵，喚呼延鈺、徐晟兩路提防，曉夜不寐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那汪豹原是一遊手之徒，實無本領，投在蔡京門下，營鑽做了御營指揮使。心術更是不端，見金兵勢大，有心歸附，暗地裡使人到幹離不處通了線索，獻這楊劉隘口以為進身之階。恐怕呼延灼連營掣肘，請呼延灼到來，置酒相待，慢慢挑說道：「朝廷昏暗，大勢已傾，非一木所能支。我與將軍雖用盡血汗，哪個知道？若然得勝，上面的人奏了功去；倘一跌挫，歸罪我們。豈不聞『良禽擇木而棲？』唯要見機而作。」呼延灼聽了這篇言語，毅然說道：「汪將軍差矣！我等深受國恩，當以死報。有功無功，在所不較。金國雖然兵多將廣，我這裡緊守隘口，黃河天塹，豈能飛渡？況有老種經略相公統勤王之師三十萬，不日就到，勝負正未可知。大宋列聖相承，恩澤布在人心，大河以北，必有豪傑響應。金國孤軍深入，亦未為得計。不可自挫銳氣，以慢軍心。」汪豹見說不動，冷笑道：「將軍之言，真金石之論。末將不過一時戲言，不可認真。自當同心竭力，共立功名！」將酒來勸，呼延灼推辭不飲。

回到營中，與呼延鈺、徐晟商議道：「方才那汪豹來下說詞，要我見機而作，分明他有背叛之意，如何是好？」呼延鈺道：「兩營並力備禦尚且支持不住，他有了此心，倘私去賣國，如何了得？爹爹明日寫一密揭，到梁太監處揭了他，免得日後連坐。」呼延灼道：「汪豹見我詞色俱厲，便改了口，又無實據，怎好輕易揭他？」徐晟道：「那廝既是心變，見爹爹不從，恐有肘腋之禍，待我與哥哥分兵五百，另立一營在那前邊小山之上，以為犄角之勢。倘或有變，好來救應。」呼延灼道：「此言甚是有理。」即分兵五百，結一營在小山之上。呼延鈺道：「雖然有了犄角，還防爹爹這邊孤力無助，我與兄弟輪流一個在旁護衛，始可放心。」呼延灼喜道：「此更有理。」遂分了兩營，更加嚴緊。那汪豹見呼延灼分小營在山上，已知他疑心。恐防泄漏，暗暗差人去金營，約定日期，所以一連幾日，並無動靜，也不見金兵一人一騎到黃河岸邊。

忽然一晚風雨大作，天色漆黑。呼延灼道：「這般風雨，更要嚴備！」同著徐晟領一隊兵沿河巡哨。只見營裡火光冲天，喊聲震地。原來汪豹勾結奸細在營，乘這風雨昏黑，發作起來。呼延灼、徐晟慌忙趕回，已有數百金兵殺人放火。汪豹在火光中指揮。呼延灼大怒罵道：「你這叛賊！怎勾引奸細背叛本朝！」把雙鞭劈頭打去，汪豹挺槍接住。徐晟前來助戰，汪豹力怯，拍馬便走。呼延灼、徐晟奮力趕去。不防金兵乘了大筏，竟過黃河，漫山塞野而來。急轉身到小寨邊，呼延鈺知道下來救應，正遇幹離不到來。呼延鈺把雙鞭抵敵，呼延灼、徐晟來助。那金營又有別將接戰，相持了半夜，當不得金兵眾多，把呼延灼父子三人團團裹住。拼命到山上小寨，二千兵剩得百餘。金兵又緊緊圍住，無計可施。幹離不得汪豹獻了楊劉隘口，無人阻當，滔滔不絕，把十萬大兵盡數渡了黃河，那各營支持不定，盡皆潰散。梁太監見各營俱敗，棄了黎陽，也逃回京去。

再說呼延灼父子三人，困住了一日，糧餉已絕。徐晟道：「且到夜深，拼命衝下山去，不可死在此間！」其時九秋天氣，積雨初晴。到二更時分，霜氣迷漫，星光燦爛，西風蕭颯，孤雁哀鳴。望見金營火光未息，呼延灼道：「趁此時衝下去。若到天明，必然難保。」領著殘兵，抖擻精神，三個並力衝下。金兵都起，四面圍住，一將在馬上挺槍刺過來，呼延灼見是汪豹，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反國逆賊，敢來阻當！」把鞭罵住。呼延鈺、徐晟鞭打槍挑，殺條血路。呼延灼且戰且走，汪豹猶然不捨，放馬追來。呼延灼大喝一聲，雙鞭齊舉，打下馬來。金兵拚命救起，便不敢來追。出得金營，回頭看時，兵卒盡無，只剩父子三人。黑暗裡不辨東西，隨路奔走。到天明，離楊劉村已遠，喘息方定。呼延灼道：「天幸逃得性命！如今哪裡去好？被這汪豹所誤，失了隘口，東京決去不得了；若回到汝寧，那些奸黨必然罪我失機，哪裡分辨？我想起來，那美髯公朱全在保定府做都統制，且到哪裡權且容身，再看京師消息。」遂取路到保定來。

晌午時分，肚中已饑，見村裡有座酒店，下了馬進店，喚：「打酒來！有甚麼嘎飯？」酒保道：「金兵殺來。連日牛也不宰，只有幾瓶熟白酒在此。」呼延灼道：「也罷，拿酒來吃。做五升米飯。」酒保取三隻大碗，兩瓶酒，一盆熟菜。呼延鈺見門前有一隻大雞公，在沙泥裡抓尋蟲蟻吃，說道：「把這個雞宰了，一發算錢還你。」呼延灼吃了幾碗酒，歎口氣，對徐晟道：「我前日往討梁山泊，被你父親用鉤鎌槍破了連環馬。我兵敗了，要去青州借兵復仇，也到店中，身邊沒了盤纏，把金帶解下回一脚羊肉煮吃。不料隔著多年，又被這逆賊所賣，教我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今日還虧有你兩個在此，正不問得你們帶得銀子麼？」呼延鈺道：「孩兒身邊有些。」呼延灼笑道：「還好，不然又要解金帶。」酒保煮得雞熟，搬過飯來。吃飽了，會著鈔，把盔甲拴在馬上，一同上馬。

行到傍晚，已到保定城下。見城門緊閉，遍插旌旗，城外居民盡皆逃散。呼延灼仰面問守城軍士道：「都統制朱爺可在麼？」軍士道：「為金兵犯界，朱爺在三十里外把守飛虎峪，不在城內。」呼延灼立馬躊躇。只聽得金鼓亂鳴，一二百皂雕旗擁到。呼延灼知是金兵，忙同二子撥轉馬頭，望小路便走，那箭如雨的射來。把馬加上兩鞭，飛走得脫。在馬上商量道：「如今怎處？朱全會不著，金兵遍地攔截，到哪裡去好？」又走錯了路，都是山僻小徑。看看紅日西沉，深林中怪鳥亂啼。轉過一個山坡，長松夾道，翠竹陰森，林子裡一座大寺。殿閣嵯峨，鐘聲遠徹。呼延灼道：「好了，且向寺中借宿一宵，明日再處！」

到得寺前，正要下馬，忽聽一聲梆子響，山門裡趕出四五十個和尚，都執槍棍合攏來，喝道：「你這飲馬川強盜！敢來窺探麼？」呼延灼道：「我們父子三人，去保定府尋朱統制會不著，天色晚了，要在上剎借宿一宵，不是甚麼強盜。」和尚道：「我這萬慶寺，是北齊所建，今歸順金朝，頒下禁示，凡有面生奸細，拿去請賞。你馬上現有盔甲，定是宋朝敗將，捉去請賞！」眾和尚把槍棍亂打來，呼延灼父子大怒，將鞭打去，早打傷了幾個禿驢，餘皆退去。呼延灼父子放馬就走。又行一個更次，見大樹下有一所山神廟。困乏了，且進去歇息。下了馬，推開門看時，月光滿地，並無人影，空蕩蕩地，落葉堆階，蛩聲唧唧，又饑又冷。在門檻上坐了一會，徐晟跳起身，取塊石頭敲出火來，將落葉引著，拆了竹扉，燒了向火，覺得身上溫暖。又點火各處搜尋，並無一物。走到門外，尋枯樹枝湊那火堆，往前一張，急轉身到裡面，提了金槍便走。呼延鈺道：「兄弟提槍到哪裡去？」徐晟招著手，呼延鈺也拿一條鞭跟來。徐晟到潤邊，指道：「哥哥，有一個獐子在哪裡吃水。弄了他，好當晚飯。」輕輕躡去，把槍一擗，直透肚肋，那獐子還啣啣的叫。呼延鈺拔出腰刀，剝落了頭，就在潤邊開剝洗淨，拖到廟裡，說道：「兄弟擗得獐子在此，權當夜消。」兩個重去搜出一個大酒罈，抹淨，把獐子剝做十來段，裝在罈裡。放了些水，打下窗楞，四圍煨炙。將次熟了，徐晟道：「只是沒有鹽味，怎麼好吃？」呼延灼道：「行軍勾當，長是淡吃，哪裡尋得鹽味？尋得獐子也就好了，譬如忍餓。」正要動手去撕開來吃，只聽得隱隱哭聲。呼延鈺側耳聽著，說道：「奇怪，荒山靜夜，怎有哭聲？莫不是有歹人！」

呼延鈺、徐晟同走出門外，又不見人。只見大樹邊有條小路，月色明朗，兩個隨路進去，望見竹林中射出燈光。走近看時，恰有個小靜室。細聽，似有婦人聲音喊哭。徐晟推開竹籬，從窗縫張看，只見一個和尚摟著個婦人，那婦人蹲在地上，極聲的喊叫，又有個和尚來解婦人下衣。呼延鈺也鑽進來，窺見大怒，把亮格窗一扳，用得力猛，那窗裂開，同徐晟跳進去。那兩個和尚開了側門一閃，徐晟大喝道：「賊禿！往哪裡走！」

呼延灼在廟中不見兩個走回來，也出廟門一看，聽得徐晟聲喊，又見兩個和尚飛奔而來，撞個滿懷，呼延灼順手撈住一個，那一個走脫。徐晟趕到，拔出腰刀，將刀背一築，早把和尚一隻右臂築斷垂下，拖到靜室裡，婦人還在地上啼哭。雖是村妝，倒有些姿色，兩鬢蓬鬆，衣衫不整。呼延灼問道：「你從哪裡來，落在和尚手裡？」婦人拭淚答道：「奴是近村人家，丈夫姓李。為金兵各處擄掠，丈夫攜著婆婆並奴家到山僻處躲難。金兵衝來，不見了婆婆、丈夫，夜深路難，奴家行不得，只得坐在前邊林子裡。不防這兩個和尚看見，推擁到這裡，奴家寧死決不受污，故此叫喊，虧得搭救。」呼延灼又問和尚道：「你是何處寺裡？怎不守清規，要強姦良家女子？」和尚道：「小僧原是萬慶寺裡，要養靜參禪，同師父築此靜室居住。因本寺新來一個住持，名喚曇化，是嵩山少林寺出身，使得好拳棒。他歸順了金朝，都要去點名。他的兄弟叫畢豐，前日占住龍角山，被飲馬川強人所破。故此去金朝元帥幹離不處，請兵會剿這飲馬川。我同師父吃了晚齋，到林子中經過，見了這婦人，是我師父不合起了邪心，扯到靜室裡。都是師父所為，不干小僧事。」呼延鈺喝道：「這禿廝還要抵賴！那個和尚一把摟住，你解他的下衣，還說不干你事！」徐晟扯到河邊，一刀砍了，回轉靜室。呼延灼道：「小娘子，我們替你殺了這和尚了，到天明你自去尋丈夫、婆婆。」婦人拜謝道：「多虧爺們救小婦人性命。若被和尚所污，必然撞死！」呼延灼道：「好一個貞烈女子。」徐晟道：「肚中餓了，又遇著這樁事，耽擱了半夜，可惜那個和尚被他走了！」笑道：「那獐肉好煮爛了，哥哥，你去取來，這裡自然有鹽味，待我尋出來。」把燈到房裡，開了食廚，甜醬，悶醋，米麵菜蔬，是件俱有，牀底下搜出一大甕好酒，徐晟大喜，把酒燙熱。呼延鈺取到獐肉，和了醬醋，大碗酒大塊肉的吃。又把米做飯，三人吃得醉飽，也叫婦人吃些。

天色已明，商議道：「到此地位，進退不得，不如到飲馬川權且安身。」問婦人道：「你曉得飲馬川離這裡多少路？」婦人道：「只在西南上，不勾二十里。聞得那山大王極有義氣，只要取那不仁強橫的財物，並不擾害良民。這萬慶寺和尚比強盜更凶！」呼延灼三人遂上馬，吩咐婦人自去，望西南而行。不上十里多路，平坡上見一騎馬飛奔而來，後面喊聲大震，一隊皂雕旗金兵，追那騎馬的將官。呼延灼定睛看時，原來正是美髯公朱全。正要動問，那皂雕旗已趕近身邊，把刀砍來。徐晟一槍挺去，早挑一個金兵下馬，呼延鈺舞著雙鞭，也打傷一個。那金兵胡哨了一聲，退轉去了。朱全下馬，仔細一看，道：「原來是長兄。若不相遇，我性命休矣！長兄從何處來？這兩位少年是誰？恁地英雄！」呼延灼正要回答，忽然一棒鑼聲，側路裡湧出三五十個嘍囉，馬上坐著個頭領，押一和尚在前。

那頭領見了呼延灼、朱全，滾鞍下馬，原來是錦豹子楊林，盡皆大喜。一同拜畢，在大松樹下坐了。呼延灼道：「我在東京做御營兵馬指揮使，因金兵敗盟，搶到河北、河東，聖上傳位太子，命內侍梁方平督十員名將分守黃河岸口，阻遏金兵。我同江豹連營，駐紮楊劉地方，誰知汪豹暗通金兵，放過隘口。那時兵敗，幸得小兒呼延鈺，與這金槍手徐寧令郎徐晟，也過繼我為子，並力殺出。欲到保定投朱大哥，剛至城下，一隊金兵衝來，只得望小路而走。夜深山僻，見座萬慶寺借宿，那些和尚認做飲馬川奸細，將槍棍打來，我與小兒打傷幾個和尚。又走十多里，見一所古廟，進去歇息。聞婦人聲，尋到靜室裡，兩個和尚摟住一個婦女強姦，被我拿住一個殺了，救了這婦人。父子三人進退無路，思量到飲馬川。一路行來，卻好會著朱大哥，不意又逢兄弟。」朱全道：「金兵犯界，太守命我把守飛虎峪。金兵勢大，難以抵敵，兵卒皆散。我匹馬逃生，幸遇賢喬梓，得解此難。」楊林道：「此去飲馬川不遠，請同上去。」五人上了馬，呼延鈺見傍邊押著的和尚，說道：「這便是昨夜強姦婦人逃走的，哪裡拿得來？」楊林道：「萬慶寺與山寨屢次作對，拿去幾個嘍囉。我今日見這和尚慌張逃走，也便拿住，到山寨裡取他心肝做醒酒湯，不想正是強姦婦女的，一發該拿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已到飲馬川。楊林先去通報，李應等齊出來迎接。到聚義廳上，一同相見。李應道：「萬慶寺曇化和尚要請金兵來攻山寨，喜得二位長兄到來，便不怕他了。」朱全道：「我同呼將軍是過時的人，這兩位少年，一個是呼延鈺，乃呼將軍令郎；一個是金槍手徐寧之子徐晟，真是後進英才。我方才被皂雕旗追來。被他一鞭一槍壞了兩個，方得轉去。」李應道：「隔得幾年，這般長成！若不說明，就不認得了。可喜可敬！公孫先生、朱軍師也在這裡，因愛清靜，築一小院在白雲坡，叫人請來。」楊林道：「我拿得一個和尚，原來昨夜在靜室裡強姦婦女，被呼大哥殺了一個，這是逃脫的。」李應道：「且監著，若曇化來打仗，殺了祭旗。」正說間，公孫勝、朱武來到，各敘契闊之情，設席款待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當夜靜室內還有個道人，見有人跳進行兇，開後門走脫，見一個和尚殺在澗中，去到萬慶寺報與曇化知道。那兩個和尚是曇化付法徒弟，聞得傷了，大怒道：「這飲馬川賊人這等可惡！幾番來攪擾，與他勢不兩立。本待等兄弟畢豐到來，同去剿滅，如今忍不得了！待我自去幹元帥處，請兵掃蕩他，出這口惡氣。」當下置備厚禮，侍者跟隨，到金營報知。走進中軍帳，見幹離不，合掌拜稟道：「萬慶寺是北朝胡太后所建的香火院，列朝並皆供養，護國祝聖。今大兵一到，首先歸順。有飲馬川草寇李應等，是宋江部下，梁山泊餘黨。占住山寨，打家劫舍，無所不為，他要興復宋朝，與大兵作對。前夜到靜室，殺了我兩個法嗣，殊為可恨，不可不除！請元帥發兵，待貧僧自去掃平山寨，庶王化無梗，佛法興隆。」遂呈上珊瑚數珠一串，流金緬佛一尊。那幹離不性極好殺，卻深信佛法，尊隆三寶，說道：「我大兵一到，無不向化！這伙草寇，輒敢如此？撥五百皂雕旗的雄兵，隨師父去，立等報捷。」曇化拜謝，同領兵的將官到萬慶寺，設齋相待。又選三百僧兵，結束雄壯，在前引路。到十里松紮一大營，到明早討戰不題。

卻說李應和眾頭領敘談，探事嘍囉報上山來，說萬慶寺曇化和尚領皂雕旗金兵，已屯紮在十里松，來攻山寨。李應道：「那和尚姦淫兇惡，正要滅他，卻反自來送死！」朱武道：「那和尚不打緊，恐金兵剽悍，未可出戰。且守寨柵，耐住兩日，待他銳氣將闌，方可出戰。」李應遣樊瑞、杜興、楊林、蔡慶守定三關，各處小路俱用木石壘障，安排炮石、火箭、樁木、灰瓶，把寨門緊閉，偃旗息鼓，等他到來。

說那曇化五鼓造飯，揚旗展幡的殺來。到得山邊，靜悄悄並無一人。周圍一看，見路徑盡皆斷絕。喝令僧兵爬山，那炮石、灰瓶兩點的打下來，那僧兵像葫蘆一般滴溜亂滾下山腳，不能上去。無可奈何，到日色平西，只得退轉十里松。正是：世外尚然饒毒計，塵中那不起雄心。要知勝負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此回頭緒頗多。作者如穿九曲之珠，一線串出，呼延父子兵敗落荒，誅僧遇友。讀之有一波未平一波復起之樂。）